

东北易帜暨东北新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

# 论 文 集

(部分材料)

张学良暨东北军史研究会编辑

(专供会议讨论之用)

秘书组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

东北易帜暨东北新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

# 论 文 集

(部分材料)

张学良暨东北军史研究会编辑

(专供会议讨论之用)

**秘书组**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

# 张学良暨东北军史系列丛书

## 编 委 会

主 任： 张德良 常景兴

副主任： 周 毅 胡玉海 张友坤 赵双城

委 员： （按姓氏笔划排列）

王维凡 刘祖荫 孙学仁 刘 军

张德良 张友坤 李治邦 杨景华

周 毅 苑 红 赵双城 胡玉海

郭长勇 常景兴 董慧云 潘庆荣

顾 问： 刘祖荫 王维凡

## 各位代表：

我们原打算在会议之前把论文集编辑出版，由于一些学者、专家工作忙来不及会前将论文寄来，因而未能如愿。但很多人按会议秘书组的要求，已把论文原稿寄来了，为了方便大家交流和讨论，我们把已提交来的论文汇集成册，发给大家，供会议专用。会议结束后，我们把大家修改过的论文编成论文集，公开出版。

我们希望每位专家、学者把你们自己论文修改意见用书面文字留下来，交给大会秘书组，以便正式出版前统一修改之用。

谢谢大家的支持与合作！

**秘书组**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

# 目 录

- 东北易帜与和平统一中国 ..... 刘祖荫 (1)
- 东北易帜与南北妥协 ..... 杨玉环、杨 雪 (17)
- 东北易帜与北伐 ..... 熊宗仁 (27)
- 东北易帜与奉俄关系 ..... 田建军 (43)
- 东北易帜探源 ..... 石八民 (55)
- 东北改旗易帜与国家主权之衔接 ..... 唐洪森 (65)
- 东北易帜—中国国家统一的凯歌 ..... 曾景忠 (73)
- 东北易帜伟张公 ..... 范克明、何江亚 (83)
- 东北易帜与台湾回归 ..... 蒋文祥 (88)
- 略论张学良将军在东北易帜与国家统一中的  
    贡献暨对和平统一祖国大业的启示 ..... 李惠春 (104)
- 张学良的两岸统一主张及其影响 ..... 张晨怡 (109)
- 谈日本对东三省易帜的干涉 ..... 武玉梅 (119)
- 张学良与东北易帜 ..... 刘金城 (127)
- 试论东北易帜的含义及意义 ..... 张梅玲 (132)
- 东北易帜—中国和平统一的创举 ..... 周 毅 (140)
- 论张学良将军祖国统一的思想与实践  
    ——纪念东北“易帜”七十周年 ..... 赵铭忠 (151)
- 东北易帜是张学良爱国统一思想的重大实践 ..... 苗 雷 (157)
- 东北现代化建设的中国十个第一 ..... 张德良 (165)
- 东北现代化建设的先驱张学良将军 ..... 张大庸 (178)
- 中日两种资本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碰撞 ..... 谢慧君 (194)

张学良政治生涯述评 .....	胡玉海 (200)
张学良的人格特征评析 .....	陈笑迎 (212)
张学良扶植民族工业抵制列强经济侵略 .....	张秀春 (222)
张学良与肇新窑业公司 .....	田文敏 (228)
杜重远创办的中国第一家机制陶瓷厂 .....	周晓红 (236)
张学良修建打通铁路 .....	王云鹏 (241)
张学良创办和经营的东北重工业工厂 .....	王贵忠 (246)
张学良创办和经营的东北煤矿 .....	王贵忠 (260)
浅析张学良经济改革方面的重大举措及意义 .....	于 军 (278)
寓兵于农发展屯垦 .....	董惠云 (284)
张学良的重教思想评析 .....	李相珍 (291)
张学良东北新建设的教育 .....	张楚菁 (306)
回顾先父与新民小学 .....	丁振毅 (309)
张学良的军队现代化建设思想 .....	林云生 (312)
对“东北航空军”与“张学良东北新建设思想” 的回顾反思 .....	牟文海 (327)
张学良的明史研究及其政治主张 .....	任玉雪 (343)
对张学良主政东北改造 国民性思想与实践之历史反思 .....	李 敏 (353)
张学良现代化思想形成探源 .....	王 素 (367)
论张学良国家和平统一思想与实践 .....	苑 红、徐桂荣 (370)
张氏父子与东北民族工业的兴起 .....	苏晓轩 (379)
略论张学良的教育思想与实践 对东北新建设的贡献 .....	邵桂花 (396)
建设新东北 促进中国现代化 ——论张学良的东北新建设 .....	刘志刚、刘 军 (406)

# 东北易帜与和平统一中国

刘 祖 荫

“孽子孤臣一稚儒，填膺大义抗强胡；  
丰功岂在尊明朔，确保台湾入版图。”

——张学良《谒延平祠》

这首诗同样可以抒发张学良将军东北易帜时的爱国主义激情。他那时年仅27岁，敢于抗衡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者。它的丰功伟绩，不仅是换面旗子，而是确保东三省不被肢解。东北易帜已经历七十个春秋，作为历史遗产，仍然光彩夺目，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和不容忽视的现实意义。

—

1928年6月4日凌晨，日本关东军在皇姑屯车站附近南满与京奉铁路交叉的三洞桥上埋设的炸药炸响了，北洋军阀的末代元首张作霖的专车飞上了天，张作霖奄奄一息，抬回元帅府不久就伤重殒命了。他的临终交代是：“告诉小六子（张学良乳名）以国家为重，好好地干，快回沈阳！”

张作霖是在前方军事失利，日本迭施压力下忍痛离开北京返回东北老家的。他对北洋军阀的末代统治恋恋不舍，他交代亲信要把“安国军大元帅”的大印、旗帜、国务院的印信，以及外交部的重要档案一并运回奉天，还下达命令：“一切重要命令，仍须由大元帅盖印发表。”有朝一日，他是要卷土重来

的。他没想到日本人会对他下毒手，奉系军阀就是在日本扶持、援助下发展起来的，张作霖也给日本优厚的回报。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了16年的张作霖消失了，他把继承大业的希望寄托在他的长子、张学良将军身上。

东北政局立呈险兆，6月5日深夜，奉军五节兵车在锦州、榆关之间倾覆，京奉铁路一度中断。10、12日奉天（沈阳）城内接连发生投掷炸弹事件，政治谣言四起，日本在东北复辟清廷之说甚嚣尘上。日本关东军云集奉天，在城南浑河沿岸举行军事演习，一路高唱“南满是我的家乡”的歌曲。报刊纷纷评论，说：“观其耀武扬威之情，似有跃跃欲试之心。”

奉天省长刘尚清、督署参谋长臧式毅等人商议：为了防止日军乘机举动，决定对张作霖之死，秘不发丧，发表通电，说“主座身受微伤，精神尚好”大帅府里灯火通明，烟霞阵阵，杜医官仍按时到帅府上班，填写病案。厨房每日三餐，按时送饭。家人一律不啼哭，不着孝服。日本官方天天派人前来“慰问求见”，均被婉言谢绝。主持家政的五夫人浓装艳抹，与前来探问虚实的日本官太太们从容周旋。奉天当局下令全城戒严，要求日方严格约束浪人，不要扰乱社会治安。

奉天当局内紧外松，一面与日本人应酬周旋，一面派心腹去北京报告张学良，他这时是奉军主力第三、四军团长，正在京津一带布署奉军撤退。军情紧急，要他“从速返奉，商量后事。”

北洋军阀最大、最后一支实力派、奉系集团面临何去何从的严峻形势。

## 二

张作霖专车被炸消息，当天中午就传到北京，但，生死不明。恰巧这天是张学良27岁生日，张学良处事不惊，怀仁堂

的祝寿招待会继续举行。就在这时，五太太寿夫人打来长途电话，传来了噩耗。张学良赶快离开北京，指挥各路奉军撤往热河、滦东。他已与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孔繁蔚谈妥北京、天津和平易帜交接事宜。6月5日，张学良到达滦州，将3、4方面军团的一切事宜交给杨宇霆办理，并对奉军撤出关外，直鲁军和五省联军撤至滦东作了安排。

为了防止日军暗算，张学良不敢贸然返奉，一直等了十多天，他才化装成士兵，混在兵车里，于6月17日潜回奉天。他没有马上为张作霖发丧，而是以张作霖名义发表铤（16）电：“本上将军现在病中，所有督办奉天军务一职不能兼顾，着派张学良代理。”<sup>①</sup>给内外不知情况的人，造成张作霖仍在人间的假象。连日本特务机关、驻奉天总领事馆都满腹狐疑，摸不清底细。

6月20日张学良发出就职通电，阐明内外政策。他给南京国民政府传去“停止一切军事行动”的信息。希望和平接收京津的百万北伐军，不要挟战胜之威，挥兵再进。他给日本发去信息：“以最诚恳之态度与友国相周旋，屏除挑拨离间之阴谋，祈达共存共荣之目的。”他给东北人民发布安民告示：“厉行兵农政策，开源节流，蠲除苛捐杂税，以利民生。”同日，由奉天省长刘尚清公布张作霖逝世，开始发丧。

张学良受命于危难之际，他面临复杂多变的局面，蒋介石的北伐大军屯兵山海关外，奉军新败，士气不振。连年内战使东北财政支绌，奉票毛荒，物价飞涨，社会不安。东北内部新旧派系的矛盾可能加剧，张学良能否驾驭，前途未卜。更严重的是日本帝国主义虎视眈眈，要伺机实现吞并满蒙的侵略政策。

张学良虽已接任奉天督办，但，东北三省由谁当政，仍未解决。旧派军人都认为张学良年青，难负重任，倾向老成持重

的张作相主持东北大计。新派军人，特别是留学日本的士官派倾向老谋深算的杨宇霆接班。6月24日，东三省议会联合会一致推举张作相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张作相力排众议，认为张学良少年英俊、干练有为，继承父业，可以团结东北各方面人士，足以应付内外交困的复杂局面，坚辞东三省议会联合会的推举，说服旧派、新派，由张学良接班。而他本人则将竭诚辅助。7月2日，东三省议会联合会，一致表决张学良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奉天省保安司令。当天，张学良通电就职。

张学良主持东北大计后，奉系军阀内部派系斗争发生变化，陆大派历来反对军阀混战，力主发展实业，以国家为重，他们大都掌握兵权，对张学良从来是拥护的。士官派历来主张对外亲日，对内扩张地盘，并大都以权谋私，对张学良怀有芥蒂，他们对张学良看不顺眼，恃才傲上，欲取而代之。以杨宇霆为代表，竟在滦州私通桂系白崇禧，两次密谋推翻张学良未成。新派人物与老派人物，因张作相带了好头，张学良对父辈的尊重，尚能相安无事，但因既得利益关系，也出现裂痕。特别是张学良与张宗昌、褚玉璞的矛盾日益突出。张宗昌向张学良提出：他率领直鲁军班师回奉，要给他划出永久驻防区，整顿部队。直鲁军纪律败坏，如允所请，无异引狼入室。张学良要求就地整编，张宗昌立即反目为仇，向滦河西调动军队，准备向奉军发起攻击，还派人向日本关东军求援。张学良下令奉军奋起反击，经过数日激战，戡平直鲁军的叛乱，粉碎了张宗昌、褚玉璞勾结日本、强占东北的阴谋。

张学良面临的重大难题，是怎样处理东北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系，以及东北和日本的关系。早在张学良率领三、四方面军团在河南、河北与北伐军作战期间，他就多次派遣信使与蒋介石秘密接洽，谋求和平统一。京、津、滦东和平易帜，奉军退往关外，就是张学良经手办理的。当然，张学良要维护奉系统

治集团的利益，和平统一，以合作分治为主，即从划河而治退至划（山海）关而治，两者是平等的。谁也不吃掉谁，不仅实质上如此：东北地方政府一切军政事宜，仍由奉系集团主持。而且形式上也如此，仍悬五色旗，保持北洋军阀统治的本色，这是南京国民政府不能接受的。蒋介石和平接收京、津，宣布“北伐大业”完成，全国除东北外，全部归入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之下。如再解决东北问题，不但巩固南京国民政府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壮大蒋介石一派，从而在怀有二心的大小军阀的派系斗争中取得决胜地位。蒋介石对继承父业的张学良发动了强大的和平攻势。条件大大放宽：“只要易帜、服从三民主义，其他均可商量。”<sup>②</sup>

奉系集团内部意见不一致，老派人物如张作相、袁金铠等主张保境安民，善处东邻，不管关内事。新派人物如杨宇霆主张联合南京，抵制日本，积蓄力量，伺机逐鹿中原。东北人民对“易帜”表现出极大热情。7月7日，吉林省教育界张德懋等上书张学良，要求“易帜”以挽危亡。7月10日东三省旅平学商两界发表宣言，要求张学良“应顺潮流，改旗易帜”。8月7日延边工商学联合会，持千余面青天白日旗向军督署请愿。其后吉林省城请愿者达万余人。哈尔滨学生请愿5千人，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张作霖被炸死后，日本原想乘乱“混水摸鱼”，不料奉天当局处事不惊，稳定了局势。日本期望张作霖的继承人是一个能与他们合作的代理人，不料继承父业的张学良，却不愿象乃父那样出卖东北权益，且有借南京国民政府敦促“易帜”以自重之势。这使日本大失所望，担心日本在东北的特殊权益受到威胁，因而狰狞毕露，赤膊上阵，向张学良大施压力。

奉天当局于6月21日宣布张作霖逝世，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亲去张学良官邸吊唁。6月23日，再次访问张学

良，要求“履行已故大元帅签署的铁路敷设合同，致力解决多年来悬而未决的商租问题。”6月25日，根据日本田中首相训令，林久治郎劝告张学良“外御敌人，内修治安”，维持东三省现状。7月16日，林久治郎向张学良转交田中首相信函，内称：南京政府含有共产色彩，地位尚未稳定，东北殊无与之联系的必要。如南京政府以武力压迫东北，日本愿不惜牺牲，尽力相助。如东北财政发生困难，日本银行愿与之充分接济。田中警告张学良要暂时观望形势，切勿过早易帜。张学良委婉答复：“东北政治，一依民意而决，东三省父老兄弟，如主改制，则彼个人殊无权可以违抗。”<sup>③</sup>

8月3日，奉天当局为张作霖举行盛大葬礼。日本借机派特使林权助前来吊唁，临动身前，田中首相交代：“有人说采纳三民主义和挂国民党旗没有什么问题，但我认为：一叶知秋，那时我国与南京政府谈判满州问题将变成国际化了，（这种情况）要坚决避免。”<sup>④</sup>林权助特使在张作霖灵柩前鞠躬致唁，并送真银片制素花两架。8月8日、9日林权助特使偕林久治郎总领事、佐藤安之助少将访问张学良，对他大施压力。林权助传达田中首相强硬立场：日本已具决心，希望贵总司令听日本忠告，停止对南方妥协，否则日本将自由行动，会发生重大事态。张学良说：东三省非张某人一人的东三省，应以东三省民众的决心为决心，民意渴望统一，我不能中止南北妥协。佐藤安之助少将插话：如果保安委员会坚决主张易帜，贵总司令似可辞职避开，以免正面冲突。张学良问：这不是干涉内政吗？林久治郎插话：干涉内政之嫌，日本也在所不避，我们就是不准你挂旗。张学良勃然变色：这是什么意思？狡猾的林权助特使马上转变口气，张学良也缓和下来“日本朋友的好意忠告，我自当加以善意考虑。”吊唁特使林权助于8月13日回国，临行时再三表示：日本政府对东北易帜事一定要干涉到

底。同一天，日本关东军在奉天举行大规模演习，大有不听话就要动武之势。

为缓和局势，张学良允诺三个月内不“易帜”。

张学良在处理张作霖丧事中，深深感到：日本帝国主义逼人太甚，其关键在于阻止他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合作，从而在他身上获取更多的利益。他深知张作霖是怎么死的，如走张作霖投靠日本的路，他将愈陷愈深，在东北父老面前落个“卖国贼”的骂名，同样会有“兔死狐烹”的下场。他在大元帅府里愤恨地说：“日方欺我甚，誓必易帜，即死于青白旗下，吾亦甘心。”他已下定摆脱日本控制的决心，但，他不想操之过急，“易帜”将徐徐图之。他为延期“易帜”曾于8月9日给蒋介石一份电报：“对于日方如此态度，人皆气愤，惟对付之策，不外三种，一曰强硬，二曰软化，三曰圆滑。强硬则必动武，不但东三省力有不足，即全国协力亦无把握。软化则东省将成为保护国，为朝鲜第二，非所敢出。暂时圆滑之法以延宕之，一面于国际间着手运用，折其野心，始有办法。”<sup>⑤</sup>这大体上反映张学良决策时的心态。

历史证明：张学良退后一步，等待时机的做法是正确的。田中内阁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招致内外交困的不利结局。中国风起云涌的抗日爱国运动，特别是抵制日货运动，扩展至海外华侨，日本对华贸易萎缩，遭到日本财界和民政党的猛烈抨击。欧美各国报纸纷纷抨击日本威胁中国的举动，美国国务卿凯洛格宣称“满州是中国的一部分”。英、美政府都照会日本，要求日本采取实际行动时要通知英、美政府，并取得谅解。要求日本政府遵守《九国公约》尊重中国领土、主权之完整。美、英、法、德、意等国相继与南京国民政府缔结新的关税条约，并相继与之建交，仅日本仍敌视南京国民政府。迫使田中内阁要摆脱外交孤立的困境，不得不放松对东北易帜的阻挠。

林权助向张学良透露：只要维持满州现状，奉宁妥协无可无不可。11月7日，张学良派莫德惠、王家桢为正副专使，东渡日本祝贺裕仁天皇即位。会见田中首相时，他仍鼓励东北独立，但对东北易帜，却表示“此为中国内政问题”，口气有所松动。

经过半年的曲折，1928年12月28日7时，东北宣布易帜。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等人联合署名发出通电：“仰承先大帅遗志，力谋统一，贯彻和平，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sup>⑦</sup>同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命令，特任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作相、万福麟为副司令长官，成立东北政务委员会，张学良为主任委员（后为主席）。1929年1月2日，又特任翟文选、张作相、常荫槐、汤玉麟分任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主席。奉天省改称辽宁省，省会称沈阳。

经过半年的曲折，奉军已整编就绪，由45万人缩减为30万人，原有的方面军团、集团军、军、师番号全部撤消。共编27个步兵旅、6个骑兵旅、10个炮团、6个工兵营、2个辎重营、1个航空大队，2个舰队。东北内部开源节流，整顿金融，调整税收，发展经济，振兴教育，通货膨胀有所抑制，财政经济开始好转。东北三省政局平稳，人心大定。

经过平津易帜、滦东易帜、热河易帜，最后辽、吉、黑东三省同时易帜，至此奉系集团由摇摇欲坠的中央政权转变为国民党最大的东北地方实力派。

### 三

1928年7月，蒋介石在北京单独接见奉方代表时表示：“只要易帜和服从三民主义，其他均可商量。”

作为北洋军阀末代王朝的统治者，奉系集团，是以张作霖

为中心，其建军思想是效忠张作霖，并不服膺三民主义。

1924年孙中山和张作霖一度联手反对曹锟、吴佩孚的直系军阀，张作霖同意南北夹击，但不同意由南方国民政府下令讨伐，不愿屈居孙中山之下的统属关系。孙中山先后派汪精卫、伍朝枢前往东北联络，据参与接待的何柱国回忆：伍朝枢曾问他：“你们奉军的官兵信仰不信仰三民主义？”何说：“我们奉军官兵只有少帅等极少数的人知道一些三民主义，信仰二字是谈不到的。”伍为之惊讶，说：“官兵不知道为什么去死，怎么会打仗？”何说：“奉军讲的爱国和义气，只要人人爱国，有福同享，有祸同当，也就能打仗。”何柱国将此事报告张学良，张满不在乎的说：“他们自然有他们的一套，我们也有我们的一套，各不相干。”<sup>⑧</sup>这就说明：一支封建雇佣军队，要接受革命思想，并不是容易的。

当然，张学良这时的思想已有变化，他在河南与武汉国民政府的北伐军打过硬仗，以叶挺师为主力的北伐军第4军，打的十分顽强。张学良率奉军三、四军团迎战，开始不以为意，说“北伐军连一门重炮也没有。”不料北伐军有革命信念，有群众拥护，豫南一战，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奉军连连失利。张学良从而认识：北伐军之所以有战斗力，与革命信念、政治工作分不开，他对北伐军是佩服的，而这些优点，奉军却是没有的。他对三民主义，对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已不是那么疏远，格格不入。张作霖被杀害，日本与他结下杀父之仇，日本对他大施压力，横加干涉，更促使他不愿被日本玩弄于股掌之上。但，仅凭东北一隅，难以抵抗强敌，“欲免东北的危险，必须国家统一，内战有引起外患的危险，只有国家统一，才有希望转弱为强，否则豆剖瓜分的局面终难幸免。”正是这种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愿望，以及从实践中对革命信念的认识，使他能够接受这样的要求：服从三民主义。

孙中山和张作霖联手倒吴（佩孚）成功。1924年12月，孙中山北上与张作霖会面，张作霖坦率地说：“孙先生，我是粗人，坦白言之，我是捧人的，我今天能捧姓段的，就可捧姓孙的，唯我是反对共产，如共产党，虽流血在所不辞。”<sup>⑩</sup>而这时的孙中山，是以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而名扬四海的。作为父业继承人的张学良同样有这样的思想负担。1928年7月17日，张学良对某外人谈时局问题，讲到三民主义，说在中山先生首倡时，早经表示谅解，现不存在屈服与否问题，唯共产党则必须防止到底。<sup>⑪</sup>在“恐共病”上，他与乃父是一脉相通的。

意识形态问题，在统一中国的历史上，不乏因这一点谈不拢而破裂谈判，变和平统一为武力统一的先例。1681年（康熙二十年）民族英雄郑成功的后代郑经与统一中国大陆的清王朝谈判，表示台湾的郑氏政权愿意皈依本土，对清朝“称臣纳贡”，要求“按朝鲜例，不剃发，不易服。”康熙皇帝说：“朝鲜系从来所有之外国，郑氏乃中国人，不能相提并论。”结果谈判破裂，后因郑氏政权内乱，康熙皇帝借机派大军渡海收复了台湾，打破了40年海峡对峙局面。<sup>⑫</sup>

日本田中内阁就多次以“共产党”梦魇吓唬奉系集团。1928年7月16日，林久治朗总领事向张学良转达田中首相的信函，第一条就是“南京政府含有共产色彩，且地位尚未稳定，东北殊无与之联系之必要。”<sup>⑬</sup>参加张作霖葬礼的林权助特使，也在与张学良晤谈中，以此警告对方：“国民政府这帮人都有外国背景，手腕非常毒辣；和他们打交道，找不出什么好处来。”<sup>⑭</sup>

奉系集团对此也一直忧心忡忡，直至临近“易帜”时，10月23日在奉天召开东三省军政会议，奉系集团的头面人物都与会了，议决结果是：“维持保安司令政治制度，至不得已时，

以不设国民党部为易帜条件，东三省税收自征自用。”仍然是不接受三民主义，不欢迎国民党的态度。<sup>⑭</sup>

当然，奉系集团的疑虑是容易消除的。南京国民政府也不信奉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而是修正了的三民主义，即“稳健的孙文主义”、“戴季陶主义”，以东方文化和传统道德解释三民主义，鼓吹排斥共产党的独占性，片面夸大孙中山思想的消极成分，抹煞其革命性、战斗性。仅存五权宪法、建国大纲、知难行易之类的旧民主主义内容。它能为江浙财阀所接受，也会被受过欧式教育，对英、美资产阶级民主尊崇已久的张学良将军所接受。

为了解除奉系集团对国民党在东北建党的顾虑，张学良坚持东北自行建立国民党，不要南京国民政府插足其间。要求“党务方面，先派员赴南方见习，再举兴党部”<sup>⑮</sup>“党务指导委员会须经东北同意后方始成立”<sup>⑯</sup>这些，都被蒋介石接受了。11月4日，张学良致电奉方驻宁代表胡若愚，嘱其将省、市党部及省政府组织法收集寄回奉天，以便着手准备。<sup>⑰</sup>12月3日，张学良又派朱光沐为视察党务专员，赴南京视察并学习党务。<sup>⑱</sup>11月26日张学良致电南京国民政府，拟于日内选派大批人员去南京研究党义，待其了解后一律召回指导东北三省党务工作。<sup>⑲</sup>

在此前后，张学良下令军警当局：将被捕入狱的国民党员，不分轻重，一律释放。对前禁售的《三民主义》一类书籍，包括《东方杂志》、《国闻周报》一律解禁，准许自由销售。<sup>⑳</sup>而对奉天省垣发现的共党宣传品，则严令侦查速治。<sup>㉑</sup>

1928年12月29日东北易帜通电，着力阐明奉系集团服从三民主义的立场。它首先吹嘘张作霖与孙中山的历史关系“中山先生三民主义，在癸亥甲子之际，先大元帅赞助最早，提携合作，海内共知。”接着婉转地说明与国民政府的矛盾症